

## 揽胜荆州

# 千年胜迹仙鹤楼

□ 袁丹银/文 樊孝银/图



江陵仙鹤楼。

仙鹤楼建于1984年,郝穴镇政府为纪念羊祜大都督为鹤穴命名,彰显古镇文化、增加旅游景点和市民休闲去处。位于西湖的西岸,坐北朝南,平面为六角形,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四重飞檐,内设旋转楼梯。底层有六根立柱,且有回廊,三楼窗楣上悬挂“仙鹤楼”匾,宝顶上有一只展翅腾飞的仙鹤,为郝穴古镇地标性建筑。

据史书记载,郝穴在古代原是长江北岸最大的水口,每到夏季,江水上涨,江水从水口灌入内陆,是大大小小湖泊、河流的水源之一,在春秋战国前,这里的地名为“夏首”,即夏天涨水,首受之地。江水退后,形成了沼泽之地,又称“沧浪之水”,因此,这里水草、鱼虾丰富,是水鸟、白鹤们的天堂。大批的白鹤群居、出没此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故《诗经·小雅·鹤鸣》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栻”就是描写古时鹤穴、鹤渚的地理地貌。

走进江陵城关——郝穴,无论在哪里,都可见到“鹤”。地名鹤穴镇,曾经还有鹤鸣、鹤渚等名称,路名仙鹤路、桥名仙鹤桥、店名松鹤堂、仙鹤商场、仙鹤酒楼、鹤鸣文学社(后改为江陵文学)、《鹤鸣》诗刊、鹤乡记忆、仙鹤楼评论等。记得当年我曾写过一首《猴山翠色映鹤楼》的小诗,副标题为郝穴镇修建仙鹤楼而作,发表在《荆州日报》。

江陵县标志性景观——仙鹤楼,已有40年的历史。2023年11月,仙鹤楼开始维修。《江陵记忆》主编汤立中欣然修缮仙鹤楼,诗兴大发,于2023年3月,洋洋洒洒写下《仙鹤楼记》。他以文言文的形式,笔触细腻地诉说着江陵古老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见证着这座城市沧桑巨变的如歌岁月。

近日,年逾八旬的大哥和我微聊时,谈到仙鹤楼正在修缮中,且心生感慨:“郝穴是仙鹤的故乡,怀古感今,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鹤乡人依旧保留着对仙鹤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为弘扬家乡历史文化,当年李白吟江陵的县政府决定,在择水而居,依水而兴,傍水而美的滨江古镇;在儿时伯伯(父亲)、妈妈(母亲)带我开垦种田的风水宝地;在猿声啼不住的神奇猴山,兴建一座超百亩的仙鹤公园。啊!我们可爱的故土,旧貌换新颜。美哉!”说罢,佩服长兄深爱家乡的情怀,唤起了我对父母的怀念,他们在猴山稼穡的情景再现,还有大哥和已故大姐的辛苦劳作,为我写此文提供了有

养的丰富素材。

相信大家走过很多园林,见过不少美景,然而风景中的那些古建筑,你却不一定都认识。如:亭、台、楼、阁、轩、榭、廊、舫。关于“楼”,是指两层以上的大型建筑物。楼在建筑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处于建筑组群的最后一列或左右厢位置。但仙鹤楼,是在西湖风景区,猴山旧址,古荆河畔修建的一座仿古建筑。该楼由郝穴土木工程师宋木林、宋先浩父子负责设计、建造。楼型造型别致,古香古色,高达四层,呈六角方形,外起飞檐有四重,塑六条张牙舞爪的飞龙附在屋脊上。楼的南面“仙鹤楼”三字由老中医、书法家汤仙遇书写,北面“健顺凌云”由李章达书写。特别是楼顶一只仙鹤展翅欲飞的造型,成为古镇的文化符号,地标性的建筑。

记得多年前,一群外地的文友来郝穴采风,

我们提议带他们一起去猴山玩玩。想不到有个文友说:“明明是去爬猴山,但远远地看到了仙鹤楼,突然觉得这猴山就有了生气,有了人迹,有了文化感……”话音刚落,赢得了大家的阵阵喝彩。

江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始置江陵县,迄今已有2294年的置县历史。屈原曾留下“过夏首而西浮兮,顺龙门而不见”的难舍江陵情节,著名大诗人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更是让江陵享誉国内外。1994年,荆州沙市地市合并,设立江陵区,1998年重置县治。江陵城关郝穴,自古流传着羊祜“取鹤教舞”的动人传说。所以,曾是仙鹤栖息的地方,亦称仙鹤故里。

期待家乡的仙鹤楼早日修缮竣工,再现风姿绰约的旧貌,重焕旧岁月里的光华。

□ 熊振文

打灯笼的饯工活。

随着振秀从医在监利,振英执教在莲支河;弟弟读书、工作也在县城,她的望眼就更增一分辛劳,惦念心更是急切。一时在渡口,一时在路口;一时只能翘首期盼……这就是天下父母之心。

我那尚未过门的女朋友来看望妈妈,母亲迎接她到街口,招待在小小方桌,家宴中的一盘斑竹酥鱼引得叫好奇。这一开端,长话连珠,直到月照中庭。我们遵母嘱,去斑竹坞看《月照津渡》。在渡船口:静水流深,平波不兴,一轮皓月,脚踏水面,染得一河白练;仰望明空,天色似水,明月皎皎,白银倾光,直系水间皓月。洞见此天上人间料理得一屏和谐:月月相映,心心相照。在渡口边,我跟女朋友讲述了母亲在船渡口盼望子女回家的殷切亲情。她低声回应:“这就是天下父母的别样亲情……”

这份亲情所结成的相知相爱,乐在和谐之家中,日子过得舒坦,一直延续到我母亲病逝。母亲那双慈爱而饱含泪水的望眼,落下的滴滴泪珠,幻化成束束光芒,永远照亮着兄弟姊妹的心……

□ 严雄鹰

行们个个夸赞:“你妈一个人比我们两口都赚得多些……”最底层小生意人的精明能干,让我们清贫人家的小日子渐渐丰盈。

传承,是血脉的延续。爸爸遭遇意外之后,家里摇摇欲坠,34岁的妈妈,带着未成年的两姐妹和奶奶艰难度日。“过了这个坎,都会好起来!”坚强的中年女人凭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一个人硬生生地撑起了这个残缺的家。“你爸爸离开时,我们家里4个人……”说这句话时,她的嗓音是哽咽的,眼角泛着泪花。“现在,我们家里有了11人……”说到11人,她满面春风,笑靥如花,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合影,个个神采奕奕。感谢妈妈,35年里在万般苦难的生活重压之下,她默默付出,把我们养育成人。“劳苦功高”,朴素无华的四个字,就是我们送给她这一生的最高褒奖。

□ 江云英

里的一帘幽梦,又如晨光中一枝摇曳的蔷薇,让人流连忘返。

上次来乌镇是在夏天的时候来的,这次是在冬天的时候来的,之所以会再次来乌镇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美景吸引了我再一次到来吧。平常在电视里看到的江南水乡的场景在这里近距离感受了一番。小桥流水人家,船夫摇着手中的船杆,摇曳生姿,微风拂面,小船与周围景色相映成画。

冬天的乌镇河两边没有夏天那样翠绿但绿色植物依旧还有一些是绿色的,一些树一到冬天就落叶了。乌镇的小桥有很多,刚好经过一座圆形的桥,桥洞倒影在翠绿色的水上,小桥流水人家从课本上到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 亲情随笔

渡口,就是斑竹坞渡口;望眼,就是我看到母亲盼望儿子回家满含泪水的望眼;河名“松东河”。松东河形成于松滋口(鸡奴口)溃口之时的水漫狂流,冲出一条“松滋河”。大自然为调节流量,继而在河的东边,又冲出了一条河,按方位称“松东河”。先前的那条河,就叫“松西河”。后来,又相继冲出了“莲支河”“官支河”“鹤支河”,这片广袤的冲积平原,才得以万顷安澜,门户增多,人丁兴旺。

松东河,自松滋西河驶出,在流经斑竹坞入湖南之前,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好渡口,唯独此地,天设地造。水流至此,突转向北流冲击着北岸曹家嘴河堤,便筑石矶以防,形成一湾迴流;南岸则有武陵山余脉垫底的芦苇洲滩为护,也是一湾迴流。船东驾着宽头大渡船,信天游似地哼起宜都小调:“渡船有情水有情……”船划过中流,顺着河流就回到了北岸、南岸。

母亲小时候,不是如此一幅画框。她去曹家嘴看望长辈,若过不了那细水漫流,便弄一些芦柴垫脚踏过去,不用脱鞋。而我所看到的则是那非常纵情的两湾迴水;再往日后,看到的则是那捐过款的一道长长的现代斑竹坞桥。

## 妈妈安好,便是晴天

七十古稀,来之不易。妈妈走过了人生旅程的大半生又大半生,感恩岁月有情。妈妈安好,便是晴天。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催人泪下的歌曲,旧时光奔涌。

以前的小生意,都有角角分分。俩姐妹到菜场跟她帮忙,小杆子称得溜溜,却最怕算账,遇到几斤几两,又不凑整的时候,才十来岁的妹妹会急得跳脚。“姐姐姐姐!三角五一斤,二斤七两。多少钱?”“姐姐姐姐!一角八一斤,四斤六两。多少钱?”小妹心急如焚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佩服妈妈。妈妈都不知道,在早上卖菜的黄金时段,她一个人,又装菜又称又算账,还要找零,分分角角的纸票子,她是怎么保持思路清晰,把所谓的“老巴子账”算得分毫不差?不解的迷团。小小年纪的

姐妹心里,神一般膜拜。

后来妈妈又卖水果,推着三轮车,路边流动摊位。夕阳余晖,霞光万道,一溜儿三轮车排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北门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天时地利人和,207国道和318国道的黄金交叉路口,赋予了小生意人得天独厚的优越。可怜只念了三年小学的妈妈,既不认识拼音,又不认识英文字母,可她却能把外地车牌分辨得一清二楚?

车牌前面的汉字她都认识,请教还在上学的姐妹俩,记住每个省会的缩写。认后面的英文,她有她自己独一无二的秘籍。“鄂D”,一个圆只剩右边大半,就是荆州;“鄂E”,数字“3”反着写,就是宜昌;“鄂H”,“工人的工”歪下来,就是荆门;“鄂A”,扑克牌中的尖(A),就是我的省会城市武汉……睿智又灵巧的妈妈,赢得做小生意的同

## 冬天未曾离开

涟漪,隐约可以看见一群群透明的小鱼儿嬉戏玩耍,岸边的杨柳被风吹弯了腰,细细的胳膊轻轻触碰着河面。

乌镇具有七千余年悠久历史,京杭大运河在镇外流淌着,纵横交错的内河把小镇分为了东、西、南、北四栅,白天的乌镇西栅和晚上的乌镇景色各不一样,在傍晚的时候游客反而更多地进入景区,原因就是看乌镇的夜景,此时的乌镇西栅,像一个远离尘世的美丽少女,不施脂粉,别有风情。

夜晚漫步乌镇,静谧安宁,悠远古朴。曲曲折折的青石板路,年久的磨合显得光亮平滑,古老的门楣残雕和斑驳的漆痕昭示出时光的魅力,在典型的江南水乡,水与桥是其最主要的基调,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风景。乌镇的美在于夜景之美,如黄昏

## 人在旅途

冬天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乌镇打卡拍照,穿上唐装,在乌镇的江南水乡里感受冬日里乌镇不一样的美,冬天的乌镇幽静,一曲似水年华,一阙温婉多情。

此时的乌镇西栅,像一个远离尘世的美丽少女,不施脂粉,别有风情,又似幽谷佳人,翠袖寒单,独倚修竹,情调虽太清冷。却更增其悠然出尘之致。夜晚两岸灯光细碎如鳞,张声檐声穿花拂柳,从千百年的岁月里延伸过来,乡愁如酒,一页一页写满风霜,深嵌在西栅的每一寸肌肤之上。

冬夜里夜晚的乌镇,小桥流水,悠悠船歌,古镇精致得令人心动,走上那古老的石桥,轻轻抚过桥身,手心的微凉,带着潮湿的水气,宛如乌镇柔和的质感,温柔细腻得恰到好处。船缓缓驶过荡起道道

## 生活随笔

妈妈爱美,但从不曾为自己买过几件首饰,她手巧又有耐心,也不曾挑起钩针为自己织过一件毛衣,却喜欢手握一把锅铲,在烹饪的世界里恣意挥舞。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去厨房找妈妈。一天放学,我就见她忙着给我做糯米饭,用锅铲沿着锅边左一下右一下翻动着,左手稳稳地攥紧锅柄,右手按着铲面,上下反复着才把整块糯米饭铲下并翻转过来。许久,生煎糯米饭终于出锅了。清香与焦香交织,可她顾不上吃,刷着锅铲,将黏附在上面小团的米饭擦下来,轻声说道:“还是这个锅铲好用,用它,饭就香”。妈妈的细腻与关爱,都藏在那把天天不离手的锅铲里,锅铲仿佛成了妈妈美食路上的知己。

五年级时,学校排话剧我没选上心仪的角色,非常难过。妈妈发现我无精打采,便让我到厨房陪陪她。她在炒着一盘豌豆炒腊肠,豌豆变得青翠欲滴,腊肠配红诱人。当我准备赞叹妈妈手艺高超时,一股逐渐浓厚的油烟味飘起来。妈妈“哎呀”一声,迅速抓着手中的锅铲将菜里外翻了个面,再稳当地盛在碟子里。妈妈似乎有意无意地说:“如果没有锅铲这种小配角翻面,这道菜就不好吃了,对吧?”说完她微笑着看向我。我看着这把锅铲,铲尖有些弯曲,左右的边缘还有长长短短的褐色划痕,实在是普通得很,但就像这把锅铲是妈妈的得力助手一样,也可以默默地在自己的角色中发光发热。

上周回家,我发现那把陪伴多年的锅铲,已然只剩下半截铁柄和铲面,看起来颇为寒惨。我有些不解,问妈妈为什么不换个新的。妈妈轻轻擦拭着锅铲上的水,淡淡地说道:“是短了点,但还能用嘛。”说完,她自己笑笑,继续握着那半截铁柄在锅里翻飞。灼热的火焰中,那雪白的白菜梗瞬间变得晶莹剔透,肉粉色的菜叶也逐渐褪去了鲜红。半截锅铲依旧成就了一荤一素的独特美味。它还会继续陪伴着妈妈,为我们家的每一餐带来丰盛和温馨。同时,也让我深深懂得了“俭以养德”的道理,直到现在,我仍让它践行在生活中。

妈妈用一饭一蔬充盈着我的胃,更用那把别样闪亮的锅铲,把独特的人生格言传递给我,让我在人生路上越走越远。

姨妈的房子,越来越破旧了,40年前造的这四间青砖小瓦屋,曾经让我羡慕得扯着爸爸的衣服问,我们家什么时候也造这样的房子。

只是现在,这房子和姨妈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青砖被时间慢慢地磨蚀,手指轻轻一刮,便掉下一层粉末。原先笔直的门框,也像姨妈的背一样,渐渐地有些弯曲。糟糕的是,到了下雨天,家里的灶上、床上、米柜上,都要放上一些盆、碗,用来承接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这房子是该重建了,家里的每个亲戚都这么认为。大家担心着,一旦下场大雪,这房子塌下来,孀居多年的姨妈,还有那位瘫痪的大伯哥该如何是好。

一生没有主见的姨妈,和远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小林商量后,在她年近古稀时,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决策——建房子。姨妈想着,儿媳就是嫌弃老房破旧,才七八年没回来,要是房子建好了,她肯定会带着孙子回来。所以,这房子一定得建,豁出一生的积蓄也得建!小林工作忙,人可以不回来,但不够的费用得生出。

去年夏天,大家顾不上天气炎热,七手八脚地帮姨妈,把老宅里的东西搬出来。

院子里的空地上,搭起了简易的帐篷,大伯哥住进帐篷,姨妈借住隔壁侄子的副房里。挖掘机挥舞着铁臂,紧接着,一阵轰鸣,老房倒了下来。

建房的半年内,姨妈的腰更加弯了,借住的房间非常闷热,她的手臂上,出了很多痱子,大家让她买点药水涂一下,姨妈想了想说:“过几天就会褪去的,房子收工后,还要买地板、淋浴装饰材料。”之前,姨妈隐隐约约听说,儿媳是因为不习惯老家的卫生条件,才不愿意回来的。

房子建好了,地板也铺上了,看着窗明几净的新房,大家都为姨妈高兴,姨妈想着,儿媳回来,看到这提档升级的新房子,一定也会高兴。

进了冬月,姨妈就天天忙着打打,建房多下来的边角料,被她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清理出去。家里的每个角落,她都蹲下来拿着抹布仔细擦拭。她在接到小林电话时,总是谨慎地问着,儿媳什么时候回来?小林支支吾吾地也没说准。姨妈的心里,似乎多了块石头压着。不过她又转念一想,这离放假还早着呢,孩子们毕竟还在忙着工作。

到了腊月,小林给姨妈打来电话,姨妈忐忑不安地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小林,幽幽地说,妈,过几天我就回去了。姨妈急切地追问,那我儿媳和孙子什么时候回来?小林顿了一下,说,他们已经在海南定了一个月房子,马上就海南度假,这次不回老家了。姨妈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后,赶紧去安慰姨妈,姨妈淡淡地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只要他们两口子在上海过得好就行。今年不回来,也许明年就回来了。

姨妈的心愿,明年还能不能实现?

傍晚出门散步,邻居门口摆放了一盆绿植,叶片修长,郁郁葱葱。这旺盛的生命力,让我想起母亲精心养育的吊兰。

母亲喜爱花草,家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她的宝贝。寒冬里的一日,母亲自外归来,手中捧着一盆略显枯萎的吊兰。她叹息道:“不知谁遗弃了这盆吊兰,几乎要被冻死了。”母亲看着花盆,自言自语:“能活吗?试试看吧。”她走进厨房,从角落里搬出小煤炉,装上烟囱,放入炽热的煤球,不一会儿,室内便暖了起来。吊兰被安置在靠近煤炉的花架上。接着,母亲挖出发酵过的黄豆,一点一点地埋入花盆。这黄豆熏得人几乎无法呼吸,但母亲却毫无嫌弃,反而充满自信地说:“这是秘制肥料,过几天,它就缓过来了。”她用自己的方式,为那即将逝去的生命带来一线生机。

几时我们居住在红砖老瓦房里。一天中午,母亲和我在房间里午睡。“砰”,一个沉闷的声响打破了周围的安静,母亲猛然惊醒,赤脚跑到客厅。我也跳下床,跟了出去。眼前一片狼藉,书柜凌乱,电视移位,平日精致的吊兰,此时正狼狈的躺在地板上,花盆碎裂,枝叶凌乱。“呀,进小偷了,幸好吊兰在,要不电视就没了。”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看我怔住了,拉起我的手说:“宝贝,别怕,这是个提醒。帮我把吊兰分一分吧。”这句话,透着温柔和镇静,让我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母亲慢慢掰开缠绕的茎,分栽在新花盆里。就这样,家里的电视旁出现了两盆苍翠茂盛的吊兰。

三年前,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病了,照顾病人的重任落到母亲身上。父亲去北京动手术,临行前,母亲默默看着吊兰,知道这次出门没那么快回来,一狠心,把多余的叶片全部剪掉了。她叹口气,自我安慰地说:“修剪一下,让它多活几天吧!”父亲的手术很成功,回到家里,安顿好父亲,母亲看到那盆吊兰,拼命汲取营养,枝叶生机依旧。一朵朵嫩洁白、花蕊金黄的小花在娇嫩的叶茎上,笑意盈盈。母亲也和吊兰一样,看似柔弱,却在困境中有着坚韧的乐观。

对母亲而言,吊兰更像是相伴多年的朋友,一起从容面对生活里的风吹雨打,日暮晨昏。

## 一饭一蔬别样爱

□ 杨柳青

## 姨妈的心愿

□ 顾东来

## 时光里的吊兰

□ 闫洁